易學四同

易學四同卷之六

浙東後學季本輯録

門人錢塘徐翰校正

繫辭下傳

此篇舊爲十二章草廬吳氏則爲八章今定爲

十三章餘義並見前篇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能廷反直

成列謂陰陽相交各得其序也重猶加也重卦之人諸儒說者不同惟王輔嗣以爲伏羲者得之伏羲畫八卦其上各加八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此以卦畫

言也命猶告也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以告人吉凶皆本於陰陽之變故以剛柔相推起之此以卦辭言也象者實理之體爻者時義之精變者推移之勢動者覺悟之幾皆吾心之易也自聖人作易而四者寓於卦畫繫辭之中矣此章本爲動而發見人心象爻本有自然之變而幾之動者自不能已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詳見上傳第二章剛柔之變乃天命之所不能已者故覺悟之幾動而吉凶悔吝生蓋四者之占皆人心獨知之處不假外求而聖人以此開物所

以爲神道設教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其對待而言則體之一定者也故曰立本趣與趨同往來交錯各趨其時則其流行之用所謂剛柔相推也貞正也即元亨利貞之貞人心靜虛之德而事所歸根之處也勝猶過也剛柔趨時有何偏勝勝則剛柔毀而不見易矣然覺悟之幾未嘗息也而幾之所覺者貞之所歸也此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

夫一者也（觀官喚反　夫音扶）

觀功之所顯也以生物言明光之所及也以照物言天地以貞而觀日月以貞而明其道皆不外乎貞也蓋所謂貞者一而已矣一者誠一不貳也貞之本體如此故凡天下之動安於正者皆此一耳然則吉凶悔吝之動豈由外得哉聖人指此以開人心可謂最切要矣此一節又即天地日月以發明貞字之義

右第一章

此章語極其精粹蓋必聖人之言而上章子曰字亦可見繫辭之有闕誤矣但諸本皆以夫乾

確然示人易矣五十三字合爲一章則意指既殊而又以聖人之大德曰生三十六字附於其
後則文益不相屬矣宜歐陽氏之生疑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苦角反易以豉反隤大回反

確堅強能主之意隤頹惰不撓之意確方是健隤方是順易簡詳見上傳第一章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像音象

此指乾坤凡卦之爻不過是效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乾坤之形見八卦六爻不外於乾坤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纂贊

內主心言剛柔往來本乾坤闔闢之幾在內之不能自已者也外在外之可見者也吉凶在心本所獨覺但能趨吉避凶則見於外者有福无禍矣此繫於人心之知變則大業由此而生故曰功業見於變此三句乃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序聖人之情即第十三章所謂易之情也其情唯此以此開物成務故繫之彖爻之辭以明其動蓋通變宜民之變盡於此矣學易者可不盡心乎

右第二章

此章文句似乎掇拾而成且與上章各爲一義

上章所重在人心貞勝之一此章所重在聖人

聚辭之情必欲合爲一章則解說文義不能不

牽強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寶貴重之器也曰人之人依呂本蓋從陸氏釋音也

天地以生物爲德而聖人以人守位則以財聚人理

財者務本節用而使之恒足所以生人也正辭者使

辭出於正即所以正行此乃教民脩德之事也民所以患於財不足者以其不知義而妄行也故欲理財者必當以義正民而義亦不過正民之辭以禁其爲非使之不爭而已此見聖人立法制用所以爲天下利之意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明上文正辭之意草廬吳氏曰人之辭由情而生將欲倍畔猶未發露中有所歉唯恐爲人所覺故其辭慙怍中心疑惑不能剖決意謂如此又恐不如此

故其辭如木之枝兩開端岐不敢執一吉人靜重深厚故其辭謹而簡躁人輕動淺薄故其辭易而繁誣毀善人自知非實故其辭浮游不定困阨沮喪失所操守故其辭亦屈不伸

右第三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舊與上章合而為一章廬吳氏以為與上文不相屬別為一章而與下章相合龍氏仁夫則曰此五句恐是他經誤入故與上下文不相合今按末章有將叛者其辭慚六句可以發明正辭之義故移附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況玨奸

包犧一作庖犧即伏羲也伏羲始教民肉食故曰庖犧此所謂象以氣之有文者言即日月星辰之類此所謂法以形之有理者言即山川土石之類鳥獸之文謂羽毛五色之文也地之宜謂草木五土之宜也此四句皆以在外之可見者言即遠取諸物也若近取諸身則以人身言蓋身之所具則有仁義禮智信之心發而爲視聽言動思之事皆在內而不可見者

也通通其志之意神明之德以人言即所謂盡人之性也類合其異之意萬物之情以物言即所謂盡物之性也葢伏羲之畫因奇偶交互而爲八卦是狀人心之八德也純陽不爲陰撓則健德也故謂之乾純陰不敢撓陽則順德也故謂之坤一陽起於重陰之下主於進者也有警惕發生之意焉故謂之震震德之動也一陰伏於重陽之下主於退者也有委曲收歛之意焉故謂之巽巽德之入也陽再生而一陰未盡情相繫戀有和說之意焉故謂之兌兌德之說也陰再歛而一陽未消體常貞明有定靜之意焉故謂

之艮艮德之止也陽在陰中爲陰所掩惕然不安有危懼之意焉故謂之坎坎德之險陷者也陰在陽中爲陽暢美赫然宣著有開明之意焉故謂之離離德之華麗者也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而乾坤不過奇偶二畫而已奇偶二畫心體分合之象也豈待觀於外象之麤而擬之以成卦哉但此心之理通於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神者猶可取也其餘動植之物如牛馬豕羊之類偶有合於卦之性情形體者則但假象以明之庶幾足以見意非謂卦義約於此象也此一節言八卦備天下之物理以起下文取十三卦

制器尚象之義○按此原伏羲畫卦之由而先之以觀物象似非聖人作易本旨然猶歸於近取諸身而通德類情之說亦是微辭至下十二節所取於十三卦者於經義大乖不敢必以爲聖人之言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佃音田

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因卦而後知也以衆人由之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草廬吳氏曰以散絲散麻糾緊而合之曰結結之以爲繩也網以取獸曰佃罟以取魚曰漁上古之時已有結繩矣作之而爲網罟者羲皇也蓋者不敢決定之辭聖人非必模倣此卦

以制此器其象相類耳今按離謂重離或以附麗而
取之則離之爲麗本非附義朱子則曰兩目相承而
厚齋馮氏亦曰離象虛中網罟之目虛也詳經義又
別無可解其爲說淺陋甚矣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斲陟角反耜音似耒盧對反耨奴豆反

草廬吳氏曰斲謂削而銳之耜者耒首揉謂揉而曲
之耒者耜柄教天下者古未有粒食神農始教民稼
穡今按神農教民稼穡但隨其地之所有而種植之
耒藝五穀也耜今之犂也本以鐵爲之其下削木二

片以承鐵即今之犂壁也益之卦義於耒耜无所當故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蓋木自上入而土自下動之意非專取義於木也然亦淺陋之說耳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草廬吳氏曰周官有三市此獨言日中者或朔市之初唯用日中後王乃增朝夕二市退謂交易既畢而歸其家各得其所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歸各得以遂其願濟其所用也進齋徐氏曰噬嗑離明在上日中象震動于下以致民交易於市之義今按以日

中為市取義於上明下動已為淺陋况又借噬為市嗑為合則併其字義而失之矣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舊本通則久下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十字草廬吳氏以為係文言傳釋上九大有爻辭錯簡重出而刪去今從之按伏羲始為佃漁以教民鮮食神農始為耒耜以教民粒食繼又教民為市以通貨財三者養民之大務也其時民風朴畧无事可為而所急者在

食故唯以此爲教而已然民用之未備者尤多也至堯舜時風氣日開漸趨多事不可復如朴畧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變而无迹曰化言能使民喜樂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皆宜利之耳凡易之道窮則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久而无弊也黄帝堯舜之通其變者易之道也制始於黄帝其後少昊顓頊帝嚳因之无所損益至堯舜而大備故程子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後世若有作者虞舜不可及矣此可見无爲之治至舜而无以加也垂衣裳者

无爲之意衣上服裳下服如乾坤定上下之位无所爲也朱子不取上衣下裳之說但曰乾坤變化而无爲殊不知此章諸卦取象之意甚淺則以衣裳之上下别乾坤或其本旨耳下文八節皆言黄帝堯舜通變宜民之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刳口姑反剡以冉反

草廬吴氏曰刳木者刳空其中爲舟以浮水剡木者剡削其端爲楫以運舟水所阻隔道路不通則以舟楫度而濟之也舊本不通下有致遠以利天下六字

朱子疑爲衍文而草廬刪去今從之按取諸渙者朱子以爲木在水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服者以軛加其項而使之引重載乘者以銜加其背而使之致遠道今按取諸隨者朱子以爲下動上說也蓋牛馬動於下而說隨人意之義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直龍反 柝他洛反）

草廬吳氏曰郭門城門爲重門擊柝所以警夜而爲姦盜也暴客謂姦盜豫前二偶畫重門之象九四一奇畫而在動體擊柝於門內之象坤三畫在下民安

居在內而无暴客侵陵之象今按古註以豫爲取其豫備殊不知豫之爲卦本以和豫爲德而假借爲豫備之豫義亦太遠矣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斷丁緩反杵昌呂反掘其月反

草廬吳氏曰杵以舂臼以容用之擣去粟殼而得米利便萬民亦猶度水之得濟也取小過者朱子以爲下止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去 弦也以絲爲之弧木弓也控弦於弓之兩端故

曰弦木兵器不一弓矢為長兵所及者遠故揭而言之聖人威天下貴於人和不以兵革然未用之先以之示威而不可廢左氏所謂天生五材孰能去之即此意也睽於卦象无所取故朱子曰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是以卦名會意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草廬吳氏曰上古謂黃帝以前穴居土中營窟也野處木杪橧巢也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外垣四周曰宮戶牖之內曰室棟檩之上隆者宇椽之下垂者

有棟宇而成屋則可以障風雨大壯下四剛棟承上而隆之象上二柔宇覆下而垂之象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佩衣殁於

草廬吳氏曰厚衣之以薪謂斂以承藉其下而覆其上焉包之以薪蓋覆于其上也中野中也不封不封土爲墳也不樹不樹木以識也喪期无數哀盡則止无棺槨三年之制也棺內槨槨外棺令按有棺槨而喪禮漸備如昔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有數矣而謂棺槨自殷始有是而未具者

妄也大過之象於義无取故朱子曰送死大事而過
於厚是亦以卦名會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唯結繩以識
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
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
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决之義蓋夬乃君
子决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决去小人之僞
而防其欺也今按有書契則足以正百官之治而察

萬民之情決斷之事也○開封耿氏曰已前不云上
古已下三事或言古與此其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
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世以替前物故不言上古
也此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
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上古及古者

右第四章

聖人之制器多因民俗伏羲未教佃漁之前民
以弓矢射獵鳥獸者或先有之觀師之爲卦伏
羲所名也其時安得謂无弓矢耕農教耒耜之
日民以杵臼舂脫穀粟者亦必有之以至舟楫

牛馬之類亦豈待後世聖人而始用哉但其先法制未備則或爲之立法而通行於天下耳所制之法即陰陽變通之道神而明之不待倚於卦象而始成所謂畫前之易也今觀十三卦之取象或以其體或以其名皆淺陋之說而本卦之義畧無所關孔子之言易必不如是之麤疎也其爲講師誤傳必矣後儒盡信繫辭爲孔子所作則如此章當別立一義宜其以四聖人之易爲不同也歟試考之大象彖爻之辭則合一之旨可見而此章之誤不攻而自破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是故二字疑衍文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統名之曰象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而象其物宜者也故曰像也此明卦象之義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材質也言一卦之全體如木之材幹也效呈也動謂事變之來良心自然之警悟也彖之材呈於爻爻之動具於彖其實一理也但所言詳畧不同耳此明彖爻之義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彖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或未易吝凶而趨吉或未易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見天下之動貞於一也

右第五章

彬陽何氏曰此章若以屬前聖人之情見乎辭下爲一章文義自然相貫觀是故二字可見是故字非章首之辭也今按二章文義亦有不盡同者未可合而爲一也故直疑是故二字爲衍

文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陰多於陽陰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於陰陽以一奇爲主故多陰陰以一偶爲主故多陽重於一奇一偶此其故也故以彖言舊說以陽卦一奇二偶合成五數而爲奇陰卦一偶二奇合成四數而爲偶則偶畫不可合奇而爲奇奇畫不可合偶而爲偶惟重成卦之主而以陽主一奇陰主一偶則剛柔各定於一畫矣○奇偶之名始見於此奇之畫爲一以象陽偶之畫爲一一以象陰

皆心體之象也陽之所以爲⚊者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爲陽所統合而未分故其畫爲⚊陰之所以爲⚋者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爲陰所含分而有統故其畫爲⚋⚊者萬物之合於一理者也⚋者一理之散於萬物者也合於一則物不見其爲有而其體則實散於萬則理不見其爲无而其體則虛畫外空洞无形之地皆陽也故陽无可盡之理而亦非无可盡者也有无相盪虛實相涵而陰陽交易其變不窮皆奇偶妙物之神而心體自然之易也若陰陽偏勝則滯於器而奇偶之雜見者始有不當矣此其陰陽立本之

常哉欲知奇偶之義者於此求之而已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下孟反

德行以理言陽德剛君之德也陰德柔民之德也一君二民非謂以一君治二民也一民二君非謂以一民事二君也蓋卦有三爻以下二爻之相乘者而言則初爲微而二爲顯以上二爻之相承者而言則二爲中而三爲過以初與三之相間者而言則初爲內而三爲外隨其所居之位或微或顯或中或過或內或外處之各當君以此治民民以此事君則各盡其

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之道剛德也故能主民小人之道柔德也故能從君此以發明陰陽之義然後於理爲正○此章文義以陽爲君陰爲民則宜曰一民二君以對一君二民而曰二君一民者以君爲重扶陽之義也

右第六章

此章之下有咸九四至益上九十一爻義朱子别定一章草廬吳氏以爲錯簡而移附文言得之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仕勉反

諸卦皆乾坤之變易乾坤即是易也門者取闔闢之義也理之實體謂之物即見乃謂之象也剛柔即陰陽之性所謂乾坤惟此二物而已陰陽合德以理一言剛柔有體以分殊言撰具也天地之理具於此則爲德而德之變化不測即神明也分殊則體立而有以體天地之撰理一則用神而有以通神明之德此言易道无所不具而皆不外於陰陽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名如君臣父子之類稱名謂彖爻所繫之辭也雜繫

多也越過也稽考也類事類類雖分而理則一者也
自漢以後率以雜而不越爲句惟龍氏仁夫連於稽
其類爲一句於義爲長言文王周公彖爻之辭雜陳
天下之變不過考其事類而已事類盡於陰陽考之
所以合於理之一也蓋聖人非欲多言也但以殷末
以來人心滋僞世道衰矣不得已而有言故曰衰世
之意進齋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
途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
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體天地
之撰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

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揩類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而然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音扶當去聲斷丁亂反

而微顯闡幽當作微顯而闡幽開而之而朱子以為疑有誤竊恐當是端字也夫易者指文王周公所言之易道也往來以事言顯幽以理言其實一也往者事已往而歸根來者事方動而見象往者彰則不敢

於本然之體來者察則不昧於方動之幾往而來來而往者也顯者理之著於外幽者理之藏於中顯者微則不涉於有迹之粗幽者闡則不淪於无明之晦有而无无而有者也開發人心之善端而名與之相應名當實也辨別物理而言與之相孚言有物也論語所謂名正言順而事成者意蓋如此斷辭者繫辭也繫辭以斷吉凶故曰斷辭此一節言易道之所示人者皆備於繫辭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丁仲反行下孟反

小以一事言大以理之通於事類者言旨謂意也取類大即旨遠也然其辭發剛柔變化之理炳然成章言死不露而意有所含故曰其辭文也言者文之所著也曲曲折也謂言雖曲折難通而於理則中也事者文之所載也肆陳也謂事雖具陳於前而其理則隱也此二句以終其辭文之意見繫辭盡天下之變而其理深奧也貳疑也報應也人事失則凶應之人甫得則吉應之蓋聖人所以繫辭者本爲決民之疑以濟其行故其爲說不顯不藏欲使人玩辭以求其理於心而不以淺近觀聖言也雲峯胡氏曰上古之

時唯有易盡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死疑至于喪世不得不因民之疑而明之以辭矣

右第七章

朱子曰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今按其稱名也雜之上以明失得之報之下疑皆有闕今亦无從考正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論語曰仁者不憂夫憂患之情人所不免唯能樂天知命則不憂耳文王作易先儒皆以爲拘於羑里而繫辭也當此危疑之時固不能无憂患矣但處之有

道雖憂患而不爲憂患所累也大傳緣文王之嘗有憂患遂發一義下文所陳九卦乃處憂患之道而文王之所以樂天知命者也然文王之作易本以爲民決疑濟行豈計一身之憂患者哉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基如築上之下基積累之所始也履以立禮故曰基柄所執持者也謙以持身故曰柄本物生之根也復乃天理初動之幾故曰本固固守而不變也恒立不

易方故曰固脩謂治其惡也損懲忿窒慾所以脩身故曰脩裕謂充長善端而有餘裕也益遷善改過以益其善故曰裕辨識之明也困致命遂志而心識開明故曰辨地體靜而成物之功廣傳者也井不動而及物之惠普及於人故曰地制裁制之宜也巽制事合宜委曲而能入故曰制此九卦之德也前八句兩兩相偶後一句自爲一義蓋履謙以德之錐於實行者言復恒以德之原於實心者言損益以德之見於實功者言困井以德之極於實進者言巽則德盛而變通盡易適時措之宜矣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以豉反長反張　兩反稱尺證反）

和者敬中之和然後以敬爲主故其和爲至至者理之極也尊者卑中之尊然謙以卑爲主故其尊爲光光者輝之大也小者事之微物者幾之動復於微小之幾而能辨則理爲主也雜者事之繁厭者心之擾微繁雜之事而不厭則心有常也損以去惡用力爲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言後獲也益以長善改過爲大日新不已以求其

自裕不急用也故曰不設不誤猶言无所設施也困者心爲氣敵窮致其力而後能通通開明也井者潔欲遠施安居其所而後能遷遷汲動也稱稱物平施而事皆合宜也隱委曲而不露形迹巽之制如此此言九卦之實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下孟反遜下頓反

以猶彖傳君子以之之以謂取此卦之義用之於人事也和行則踐履不至於乖戾制禮則禮度不至於矜高自知者心獨知而不敝也一德者心不貳而能

久也長惡爲害害於德也長善爲利利於德也怨者心之怨尤也盡己力以求必至則責己之心重而怨天尤人之念消故曰寡怨義者心之恩惠也定己德以求必行則愛人之心一而布德施惠之辨明故曰辨義權者稱錘前却无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衡之平時中是也此言九德之用也

右第八章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偶

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今按九卦之義各就本卦彖爻之意解之似亦可通但終爲牽强且止取九卦義亦有不切者要非孔子所親作也朱子之說蓋亦求其說而不得之辭耳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下上[illegible]

不可者心不以爲可也遠謂遠於心也近則在心矣易

書所言皆剛柔相易之道也變通不定故曰屢遷上下以位言剛柔以畫言上下无常以剛柔之互相易耳典常要約此謂有常也變則无常矣言易道之大見於遠者如此然實具於心不可遠也節齋蔡氏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總言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其屢變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

其揆易道也出入於心動静見之易道出則應用於事而任外入則存主於心而在內此合外內之道不可岐而二之也外內先儒以卦之內外體言則泥矣度謂法之合度者即矩則也使謂神幾自動若或使之也知懼謂獨知之地戒慎恐懼也知懼斯可謂之以度言易道雖變遷不可為典要而其矩則乃近在於心之危懼也危懼於心然後於道為不遠憂患謂拂逆故謂事變言其處憂患當變故又能知懼則不但宜於平時而已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身此以禮

法繩於外者言臨本臨下之義臨父母謂父母所臨也臨父母以敬畏本於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於外之嚴憚也節齋蔡氏曰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初始也率循也揆度也典常即典要謂知懼也其初因辭而約之於心既知所懼而有典常矣此得之於易書也然必躬行實踐體之於心然後化而知裁能盡其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言體易在人之實德也淩氏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

其道雖不可為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常可循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

右第九章

此章朱子亦疑其脫誤然得其意而解之則理自明也中庸一書義蓋本此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要遙反下亦要之要同易以豉反

始初爻也終上爻也質卦之體質也時物事之隨時者也卦以初爻為主以剛柔定强弱剛者皆强柔者

常弱而上爻則因初爻以觀強弱之成者也初者本之所由始也上者末之所由終也觀大過初上二爻皆陰而彖傳曰本末弱也意可見矣初上與六爻相雜不過因時物之不同而所以成卦之體質者唯在於初上不在餘爻也初者事之始上者事之終初當事未有形非知幾不能擬其象故難知上在事已成功之後死所用力之地但以死事處之而已故易知此言周公之繫爻辭而先致意於爻之始終見所以成卦之體者在此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扶音

雜物謂事之多也事雖錯雜而所具者德故能辨是非也蓋爻位不同則事與德亦異事以位而移德以位而進順此則是逆此則非言是非則吉凶由之矣中爻謂二三四五於初上之外舉此四爻足以盡剛柔之變矣此以上皆謂周公之爻辭也○按中爻先儒多以互體解之殊不知易之爲義唯在剛柔變易況因重之義乃在內外二體故經中鮮有言互體者互體之說蓋起京房亦推測之餘術耳恐非此所謂中爻之備也至又以納甲飛伏爲言則益繁瑣而非所以語易理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要如字

凡卦內體三爻就本體而言外體三爻就應用而言初者在下之位於德則幾微之際也二者本體中善之德未及應用者也以其養在中之德无忤於時故多譽三則觸物而動矣然尚在下位德未成而事易失至危之地也故多凶四在外體之下用見於外矣唯及時任事乃能有成非可以退却之時也陰而遠

陽則懈怠不振四近於五功可番成不敢自忽故多懼五則德已成就設施廣大矣六者无位之地在德則无爲而已此六位者事與德之所以異也但二與四皆柔德也三與五皆剛德也事之所遇必以德將計其成則爲功故曰同功二四无凶故曰善若三之多凶則不可以言善矣近者四近於五也遠者二遠於五也遠則可任自然而懈怠由之故不利然其要唯以柔中得无咎所以多譽也貴謂五以上禮成功之位言即君道也賤謂三以下體應事之位言即民道也其柔危其剛勝草廬吳氏以爲釋五多功意以

勝爲勝君道之任似亦有理蓋二四皆柔三五皆剛於柔言遠已謂四之所以多懼矣於剛言貴賤之等已謂三之所以多凶矣而二五皆中位故特發剛柔之義二以柔中則知所謹而四之懼者又不待言矣五得剛爻乃勝其任則三之凶者尤不可少矣皆舉此以明彼也此亦謂周公爻辭以申上文非中爻不備之意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知者之知音智

噫歎其易知之辭謂六爻之義其要歸於存亡之見

吉凶而已存亡以心言猶得失也蓋吉凶在幾微之間心存則吉心亡則凶其心未有不自覺者吉凶在心所以爲要也居坐也不待外求故可坐而知也然吉凶之幾文王彖辭已先發之雖其言簡畧而求之於心可以會通不待辭之詳也但人猶有迷於吉凶之故者故周公之爻不得已而盡言然亦不過發揮文王之意耳知者但觀彖辭而即心思之則不必盡閱爻辭而亦不難於得其全矣欲人求易於心也過半者如以十分爲率其半爲五過之則六七矣言其易會於全也○此一節當爲此章之結語舊本在二

與四同功之前今詳文義似當在此

右第十章

此章意旨最爲精切六爻之等義亦分明故嘗以爲讀易要法而詳著其說别見說理會編卷十此非講師所能億中者也而謂繫辭盡非孔子所作可乎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朱子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今按廣謂如地之无不受

大謂如天之无不包而天下之理悉具於中天道地道皆就人言三四憂動作用之時故爲人位初與二則潛藏含蓄之時故爲地位五與六則成就无爲之時故爲天位其實天地人一理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當去聲

易兼三才之道而實具於人心道之變即第九章所謂屢遷也以其效天下之動故謂之爻爻效於動即是事也周流六位各有等差則事成而有象故謂之物物不外於陰陽千緒萬端錯然相雜而條理分明

故謂之文此陰陽之變化易道自然之用而卦中剛柔之爻上下自能相濟者也但在不當之位則勢之所趨或有過不及之偏然後不盡吉而亦生凶焉吉凶之生正其變動之幾所不能息者也草廬吳氏謂不當爲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當位者多吉不當位者多凶吉凶由當不當而生但言不當者省文也今按卦爻之乘承比應或遠或近或寡或多各趨所重不但陰陽有不當位而已自聖人處之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位不宜剛而遇剛亦不至於太抗位不宜柔而遇柔亦不至於太卑隨其所遇而能相濟皆吉

道也在常人則剛柔之遇倚於一偏而卦爻之凶者不能避矣故爻不當而凶或害之者自小人言也不然則雖凶亦吉何吉凶之可並言哉

右第十一章

此章前一節言易道廣大之所以備下一節言人心吉凶之所由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皆以豉反傻

殷之末世謂紂周之盛德謂文王其辭危謂當其時人心陷溺放逸爲非皆由不知天命之可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禍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蓋其心危懼則天理必使之平康其心忽易則天理必使之傾覆蓋有不得不危者此其辭危之意也故易道之大百物之理悉具於中无一廢者而所以盡此道者唯在知懼之心始終如一要其終歸於无咎而已則易道之大在心而不必遠求矣

右第十二章

文王作易大抵發危懼之意此與第九章外內使知懼意同文王雖不爲一身之憂患作易而所得於憂患以開人者亦多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行下孟反易以豉反

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易簡詳見上傳第一章險危懼不安之意阻退避不進之意知險者險之知乾之所以競競也知阻者阻之知坤之所以抑抑也易簡則自然无爲乃其健順之至而配至

德者非先所用心之易簡也此一節言乾坤之德朱子以知險阻專爲處憂患而發故謂險爲自高臨下之地阻爲自下趨上之地而不知險阻二字皆以德言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說音悅

諸下諸本有侯之二字王昭素司馬溫公皆以爲衍字朱子亦云而王輔嗣畧例无之呂盧吳氏亦據王本爲定今從之說者理說於心言好德之切也研者幾研於慮言燭理之精也恒易簡故能說心知險阻

故能研慮吉凶亹亹者說見上傳十一章此一節言
聖人體乾坤之德故能說心研慮立制用之本而有
以定民之吉凶以成大業也此章之意專爲定民吉
凶而發朱子以乾坤分配說心研慮而又以說心研
慮分配定吉凶成亹亹者則太支離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人心之所以隨感而
見也云言爲動言動者變化之所顯也謂之變化則
理之在心者隨事順應圓神死滯未宜有凶故言吉
事善之先見者謂之祥祥未有形而已見於心故謂

之象象之所見即事也故謂之象事占者因象而占
驗吉凶故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之所成
則爲器故於象謂之知器然知器非着物之知也但
自象而言則曰知器耳其實知器之知即知來也所
以謂之知器者正以占其事於方來之幾則知來之
中象之成器者皆盡矣蓋恐知來涉於渺茫故先言
知器以發之見占之在象也此一節言事有先見之
幾而知來之所以爲占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預

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天地之能也但

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死難事也故曰百姓與能此一節言聖人以吉凶開人非強人之所不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謂卦畫告告人也爻彖謂爻辭彖辭情說見下文言亦告也剛柔雜居象之交錯即前所謂變化也爻彖所以發其情則吉凶乃其情之所不能已耳見聖

人之繫辭皆本於卦畫自然之象而以人情言此百姓之所以與能也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烏路反

變動即上文剛柔雜居之變也利者事以義斷而成功也即下文利害生之利爻彖所言唯以變動之利為善則不變動者屬不善而當有害矣欲人之知變而不蹈於害也遷謂遷善以趨變動之利也以情遷者正言其情之知變也愛者心悅於善而愛之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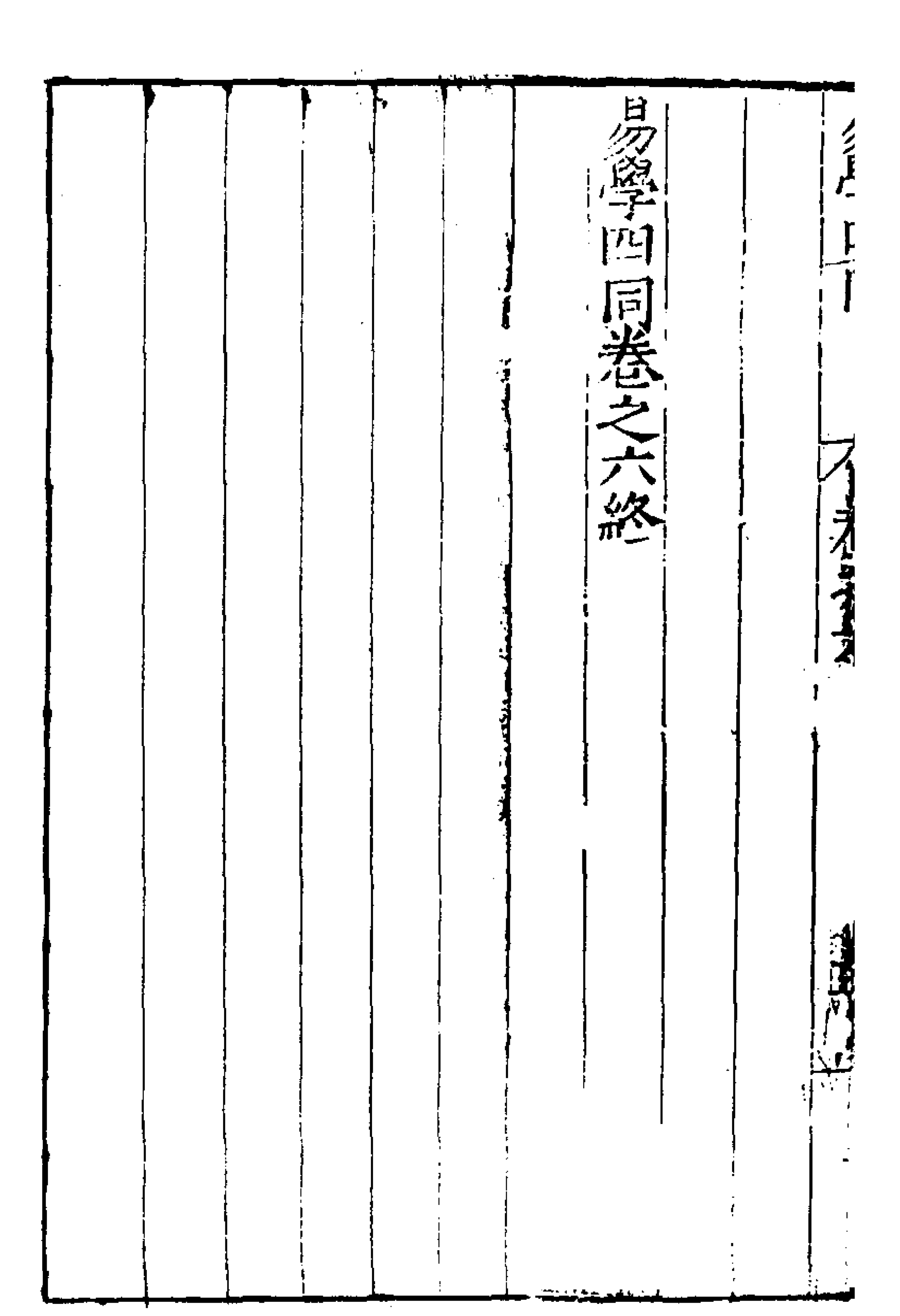
心怫於惡而惡之攻者擊發之意愛攻於心則心安而主吉惡攻於心則心不安而生凶此吉凶因愛惡而遷也遠者方離惡而遂欲遠之近者將離善而尚欲近之取者收復之意遠則取善於初動而生悔近則取善於未亡而生吝此悔吝因遠近而遷也愛惡遠近皆好善惡惡之情也所謂吉凶以情遷者如此情者心之誠也僞者心之不誠也害者利之反也情僞以言其德利害以言其應心誠則變動適宜而有功成之利心不誠則偏頗不變而有身危之害此利害以情僞而應也可以見不變者之爲害而變動者

之為利矣是則情偽雖有一定之應而吉凶悔吝則
有可變之幾也易之情正謂好善惡惡之情也得與
失對不相得則失矣當吝之時猶欲近善即此一念
可以不失於正苟遂失之必入於凶凶雖以偽生害
之時然其心猶有不安未必即至害也故不曰必害
而曰或所以不至於必害者蓋自凶趨吉則有悔心
雖當凶時猶有吝心不欲遂流於惡則可以免咎而
免於禍矣蓋吉凶者得失之幾也利害者禍福之實
也吉凶不變禍福乃成爻彖之以情言其旨豈不深
哉此申上節之意以見聖人本人情以作易而即其

情以示趨吉避凶之道也

右第十三章

此章言聖人以吉凶開人語多深奥但文頗繁叢未爲典要而攻取利害之云似非聖門之説或亦講師所傳而非孔子手筆耳



易學四同卷之六終